

春秋

廿五
廿七

特別
4 12
16
50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己敬王十年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

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頌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頌高籍丘子鉏擊之與
我無勇吾志且射子鉏中頰瘡頰息射人眉退曰
乃呼曰猛也毅杜氏曰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
政士無闕志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於我



汪氏曰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統之代立凡立四年是為隱公
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統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

夏齊國更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
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與鹹
納而有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
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春秋未嘗修好於齊則其曲
直可見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未嘗修好於齊則其曲
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而二秋宣伐十宣伐七宣後
宣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少
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鳴齊魯於是始尚羔
曰將去瓦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是始尚羔莊
去瓦救魯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在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

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注氏曰莊八

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故柴林

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柴林

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

士鞅注氏曰僖二年里克荀息戚下陽書晉於以

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

式智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

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曰

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即

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

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始討與國則書之甚鄭始
伐盟主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遂見晉霸之衰五年楚子也
然成不二年楚師而晉師侵不若鄭知武晉以諸侯之師晉
陳遂書蔡亦不侵也必不復從晉也廬陵李氏曰晉之
而後書馬以著諸侯之諸侯皆晉也廬陵李氏曰晉之
自召陵之魏曼多事於諸侯皆晉也廬陵李氏曰晉之
衛衰七年魏曼多事於諸侯皆晉也廬陵李氏曰晉之
之師也無名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為晉興師故
書無名注川吳氏曰晉於衛無可聲之罪故其師出
斯何忌弟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晉命也今
國書凌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
以誡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注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
二卿曰此盟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
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組皆不得志於季氏因叔
輒無寵於叔孫氏仲志不更季氏以於魯故五人叔
虎陽虎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禱於孫陽孫
公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禱於孫陽孫
公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禱於孫陽孫

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實復正也杜氏曰從順也
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
以公將祀取媚欲

蜀人馮山曰汪氏曰山字名南普州昭公至是始

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

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

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汪氏

絕其兆域不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

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

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

國託於正以售承况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

售

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曰

箋義曰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劉氏曰從祀先公命而由陽虎故

不書禘曰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劉氏曰從祀先公命而由陽虎故

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以非正祭何季氏專魯陽虎專

禘者於太廟為禘禘者於太廟為禘禘者於太廟為禘

言不之者其心故於醜出於宜曰大事於廟為禘禘者於太廟為禘

惡以遂其情不義從是為功惡弗其誅也情誠惡其情則小

與弗秋原情不義從是為功惡弗其誅也情誠惡其情則小

此二事也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謹曰氏

亦深切著明矣薛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其禮也高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則非在故也高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祀而不在所當祀也高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祀而不在所當祀也高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祀而不在所當祀也高氏曰從順也僖公從外昭公從順祀也魯之祭

盜竊寶王大考

陽陽桓嘻將王內公有門往能國氏夾孫曰至左
虎虎子速至大弗欽自外也以服之之陽王弗宰
者入孟駕虎弓勝處門林孟我馬良陽越辰聞公辰
局干孫公曰以又父間楚氏適違也越殿為處欽將
為謹衢欽魯出戰帥射怒選孟之爾殿為處欽將
者陽而陽人舍于成陽馬圍氏徵以將期父處享季
也閔歸在間于棘人越及人乎死是如陽曰父季
季以之公余五下自殺衢之對死繼蒲虎然告氏
氏叛子欽出父陽上之而壯曰無之圃前則孟于
之公言陽喜之氏東陽聘者不益對桓驅乱孫蒲
宰羊辦請於衢敗門虎陽三敢於曰子林也曰圃
也傳舍追徵寢陽入劫越百愛主臣咋楚御及氏殺
季盜爵之死而虎與公射人以俱子命林桓於戒之
氏者於孟何為說陽與之不為不曰後楚子子都戒
之孰季孫暇食甲氏武不為不曰後楚子子都戒
宰謂氏弗追其如戰叔中公免何陽曰虞先車都
則謂之許余徒宮南伐者築桓之為先以諸故曰
微陽廟陽徙曰宮南伐者築桓之為先以諸故曰
者虎而欲者追取門孟闔室于有政皆鉞與孟孫
也也出殺曰其實之氏門於曰而魯季有孟孫已

以閔氏逆暴以以而劉猶非公稱定從其鳴誅正時一
為僖之祀明為祀先原待當書謚引祔私呼陽者妄公
昭而惡則季正來父父孔時法疑其為者千虎而祀設
公直也臧氏閔哲故云子之不巳說順豈載之聖其也
無云且文之僖廬先陽為急侔祔薛祀閔一下也實可
疑先春仲罪之陵正虎司務則祭氏閔高僖陽姦所書
也公秋為故位李逆惡冠然三祖高僖陽姦所書
故每改徙獨氏祀季而陽傳廟氏二虎偽謂之出所
書之祀胡曰以氏合虎似而兩公而之定在於祀
宮時昭氏從徵以乎維亦從用惟已迹哀盜陽之
廟夏公不祀諭臣先祔可祀之馮哉禍多竊虎名
必父以取之其而君祭通不今氏○乱徵寶之不
舉弗說蓋說意陵之昭或稱考謂注之辭王矯指
其忌於陽三其君兆公者昭之祔氏變者大舉所
謚所國虎傳說猶域而謂公經祭曰彼意弓故祀
此為人之及亦僖則道升與昭昭三假在之雖之
則而非意諸佳公又南閔禘公公傳託言上禮所
不非文正家姑以何之降于之而皆以外所之者
書季公欲皆記子也墓僖莊葬文以濟也復祥

魯以之而孫之非者走哉陽于射壁為南臨時月拘惡
始志不方盜氏盜其封之趣虎郊之右日南而某季乎
封不可天得曰杜所圭晉駕曰皆矢陽諸有日出日孫得
之恭失子竊盜微曰與大者駕儒然于下不季南殺孫寶
錫之墜所賜則賤盜人弓何公子息莊取徙足氏者我與
言也為先定之謂而者璋歛得或門策者臣之陽于叔竊
取何盜君公稱陽與武判處國曰然臨車何世虎蒲孫之
而氏所之為寶虎人王白父而弑而南數敢世之圃氏陽
言曰竊分國王也謂之弓帥已千甲驟十不有出力迭虎
竊寶國器可大家之我練師如乘起馬乘勉子也而專
者者慢藏知弓臣亡弓質而夫至龜僅何而如乎孟霍陽不其於而氏
正世無之也國賤非也龜僅何而如乎孟霍陽不其於而氏
名世政於常之名其周青純然後而舍成陽南之我馬至其魯
也寶可國山重氏所公純然後而舍成陽南之我馬至其魯
顧用知子劉器不取受穀後而舍成陽南之我馬至其魯
氏之矣孫氏國見而賜梁得曰舍成陽南之我馬至其魯
曰辭故世曰之故取蔽傳免彼此却虎投從死季乎孫曰曰陽
陽此書世寶重曰之盜謂魯王是彼乎舍而而也臨謂若某虎

將殺季孫也斯不勝而大出取寶王器也及弓昭是時宮
以費也叛臣奔賤於不書其侯書犯竊而寶王器也及弓昭是時宮
於地分器不重謹守者其書犯竊而寶王器也及弓昭是時宮
先王也分器不重謹守者其書犯竊而寶王器也及弓昭是時宮
也故失地則諱失寶陪王而大盜得則諸公命也何十也二陽
其事故也陳氏曰盜竊曰失陪王而大盜得則諸公命也何十也二陽
之禁書也陳氏曰盜竊曰失陪王而大盜得則諸公命也何十也二陽
皆不書也陳氏曰盜竊曰失陪王而大盜得則諸公命也何十也二陽
至象陪先臣斯極矣盜是治弓也魯無公書之失分也何十也二陽
以象陪先臣斯極矣盜是治弓也魯無公書之失分也何十也二陽
守其國之先君以文德武鎮功受此謝也人君之辭也器書以得無政出之魯書之
季氏逐昭公孫寶鎮以文德武鎮功受此謝也人君之辭也器書以得無政出之魯書之
王然昭公孫寶鎮以文德武鎮功受此謝也人君之辭也器書以得無政出之魯書之
取於昭公孫寶鎮以文德武鎮功受此謝也人君之辭也器書以得無政出之魯書之

附錄
子庚
九年
王
十
九年
靈
晉
定
十
四
一
齊
景
四
十
七
鄭
衛

春秋左傳卷之九

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昭十五年

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也子明謂桐門右師乃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子何曰喪鍾在師出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子何曰喪鍾在師出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子擊鍾何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量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伐陽閔曰得器也凡獲器用曰得夏陽虎歸寶玉大弓伐陽閔曰得器也凡獲器用曰得夏陽虎歸寶玉大弓伐陽閔曰得器也凡獲器用曰得

解曰陽虎以

穀梁子曰寶主封圭大弓武王之戒弓范氏曰封

圭戎弓武王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

音封父之繁反扶元弱也杜氏曰黃美王名封父

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

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

之戈和之弓重之竹矢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球

鳴球也夷常也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莫不陳

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

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汪氏曰陪重

侯之臣家臣又為大雖先公分扶問器猶不能守

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保之書所

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

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蜀杜氏

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其得之

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孫氏曰不

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與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

乎是寶王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巳夫先王分寶

於伯叔以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巳夫先王分寶

夫陽虎以之為無益於守勿失而巳夫先王分寶

有封而詰其盜不於近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

寶王封而詰其盜不於近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

納莒僕之寶玉弓之失此分物之大器始也貪人之

之大屈易若寶玉之失此分物之大器始也貪人之

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趙氏曰左

氏云凡獲器用則得而大禹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

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得而大禹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

地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杜預謂國之分書竊

猶不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杜預謂國之分書竊

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安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於耳盧陵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謂之榮受而傳之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謂之榮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是也非用禽之陸曰得寶玉是也之曰獲梁人獲獸是也非用禽之陸曰得寶玉是也此理疑梁人獲獸是也非用禽之陸曰得寶玉是也也豈暉氏反以為無益近用而為陽虎歸之恐無此也豈暉氏反以為無益近用而為陽虎歸之恐無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儀無存之高國先登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室之辭以與而右使雷下東郭書讓登卑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讓焉猛笑曰吾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憤而衣衾齊侯賞犂彌齊師也吾從之庶幾也賞而衣衾齊侯賞犂彌齊師也吾從之庶幾也也齊侯郭書辭曰彼實視東郭彌齊師也吾從之庶幾也尸公三從之與之曰此杜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得也師哭之親任之曰此杜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得也侯往未敢輕伐始盟此杜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得也又大國未敢輕伐始盟此杜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得也陳氏曰于外會書次自厭而後伐其欲有所也於春其再見何中會書次自厭而後伐其欲有所也於春不重絕矣晉也於襄伯也齊猶有盟主前年鄭叛晉而齊于書何齊始於襄伯也齊猶有盟主前年鄭叛晉而齊故春無盟主絕矣晉也於襄伯也齊猶有盟主前年鄭叛晉而齊

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講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乎廬陵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無以不重絕晉乎廬陵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後伐胡氏無傳蓋其前次而後伐罪甚包藏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罪之無事而後通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不敢誦言之伐也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尋其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

秦伯卒冬葬秦來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辛丑十年
敬王二十二年
晉定十二年
齊景四十八
衛十年
魯陽二陳閔二杞僖十宋景十
秦惠公元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及國所願故不稱公暨平者彼欲之故魯及齊平也一德親懷隣者我欲信而彼從我平也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也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此一齊國哉能循其固佳然及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豎平下詳見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會自夾谷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會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
齊侯曰孔立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立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齊好於神為不祥於
德為愆義於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無還揖對曰甲車三反
將盟我陽之田吾以此盟孔丘亦使如之齊侯將享公而
乘汶陽之田曰吾以此盟孔丘亦使如之齊侯將享公而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命吾亦使如之齊侯將享公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其象子何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
而禮名是棄禮也若夫歸所具昭德也昭德也昭德也
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鄭謹龜陰之田殺梁不如其
會也其危何致也頗危之曰會則以地致何也梁不如其
相也其危何致也頗危之曰會則以地致何也梁不如其
不盡一命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揖而君相揖而君相
為來屬其命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揖而君相揖而君相
退而屬其命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揖而君相揖而君相
道二子獨率我而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優行法馬首是門而出齊人來歸鄭謹龜陰之田殺梁不
馬蓋為此也因是以見誰有文事必歸者龜陰之田殺梁
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誰有文事必歸者龜陰之田殺梁
夾谷之會孔子相而相同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
夾谷之會孔子相而相同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
夾谷之會孔子相而相同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
夾谷之會孔子相而相同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

故謀於是誅侏儒首是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
故致也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而
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
乎齊侯曰兩君合好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于盟兵不偪彼力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其臣曰夫人
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君子出魯以二三
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

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音焉劉氏曰使魯多其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也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一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得乘其故土也哉仲尼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信而不得失非疆弱也在道而巳而奪魯雖弱以順而得於逆故齊雖疆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盟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耳

左傳晉趙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邴邴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人門於衛西門殺我往必不取日亦以徒七人夫馬則勇矣然我往必不取日亦以徒七人門於衛左衛之叛故曰由涉伐成何是執門乃退人晉討衛之禮必不許晉人殺伐而無禮胡不奔燕君以成于衛棄禮必不許晉人殺伐而無禮胡不奔燕君以亦過矣哉襄陵許氏曰使晉有徒以報齊則衛可死矣而伯矣氏曰今圍衛而不書伐不與曹趙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召陵以力之不足兵書侵以義之不足圍衛而巳晉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兵書侵以義之不足圍衛而巳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鄭謹龜陰田孔子行乎李孫
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哀公八年莊氏曰三邑皆
之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莊氏曰三邑皆
汶陽桓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
而曰桓三年謹杜氏以爲魯地濟北即昭公時齊取
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昌入濟即昭公時齊取
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齊人前此嘗歸濟禮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聞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
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莊氏曰齊人服義而
言來言歸者彼自來也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
氏曰自來曰來德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
義而歸侵田此緩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之斯來之效也息亮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至于會所以禮相
見更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

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諸具鄒裔俘拒兵車之命
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揚

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揚

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桓公以

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

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

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

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

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也其白天之將喪息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文也音人其知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有陳氏曰未有言未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
來鄭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齊人疆之願則猶齊田也
謹從外來不言取以是為願同齊疆於天子相夾谷之
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願歸田為善者是不相夾谷之
諸侯于郭陵矣於是侯不願歸田為善者是不相夾谷之
孔論也故曰如諸侯不願歸田為善者是不相夾谷之
之順所不可也如諸侯不願歸田為善者是不相夾谷之
曰取濟西取汶陽書有苗誠之也而崇德素感于其
歸故書曰取汶陽書有苗誠之也而崇德素感于其
來歸以書其請而後得言齊人自以歸疆也言歸疆也
陰力智計而得之是謂自歸自視其故疆未歸非假
得而同也聖人道化所感謂自歸自視其故疆未歸非假
然儒者之學春秋無實也左氏所載無還之對
言矣○廬陵李氏曰孔子也蓋是年為大司寇無還之對
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為大司寇無還之對
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化齊而

魯之幾畧見於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
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
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
陽之子請齊歸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
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
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使侯犯殺公南若弗能
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犯殺公南若弗能
以告必觀之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犯殺公南若弗能
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
子圍郕弗克杜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
公輔曰東平無鹽
縣東南有郕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音啓又下邁反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對
赤曰印之業在楊水卒章之憂社稷之患也孫若之何謂
曰臣之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矣叔孫稽首求事於
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犯以齊使至齊赤與印人將
民宣言於印謂曰侯侯犯犯以衆言異矣子齊人欲於
與魯必倍也猶是赤也而得紆馬何必此齊人欲於
偏魯曰諾與多舍甲焉齊侯犯犯至齊齊有司備不虞
將至駟赤使周舍呼曰齊師犯犯至矣印於齊齊有司
侯門甲以圍侯侯駟赤將射之侯侯每出一日謀免侯
之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侯之甲出有司若誅
開之及郭門止之曰子孫氏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
犯謂駟赤曰子孫氏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
乃奔齊齊人曰子孫氏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
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

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
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
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朱子曰論蓋孔
并祿去公室二章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
疑皆定公時語三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下於上不以使下所
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而
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
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
宋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繼不
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

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未牙將孔
目官震侯之屬皆殺了即度亦未握權夫子諸侯
樂征天子桓以大章極分曉汪氏曰魯以諸侯
而潛天子桓以大章極分曉汪氏曰魯以諸侯
叔孫皆上桓而效也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
臣敢使家行而感化乃使師以圍其邑又遷而
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師以圍其邑又遷而
諷之謀誘之出走是乃使師以圍其邑又遷而
也失政刑矣談詭欺誣通國之不誠下何以保
乎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不誠下何以保
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

宋樂木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絕言乘之罪累上矣王氏曰
宋公信讓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
經亦直書以志其過地公作池後同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變適富備十一分其室而以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拱魁而奪之魁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君不而出竟君必上子公
獨地出奔陳公頗焉子為君禮不而出竟君必上子公
臣若地出奔陳公頗焉子為君禮不而出竟君必上子公
氏曰經書公亦驕位矣故春秋曰君不而出竟君必上子公
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稱公子地
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稱公子地
法何以一則曰公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稱公子地
稱弟之文則於是公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稱公子地
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亦曰宋公以變之弟
而其弟非同耶故竊疑公子地亦曰宋公以變之弟
父之弟也耶故竊疑公子地亦曰宋公以變之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南

張氏曰安南齊地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
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

安南今作安南

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伯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若使印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故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執事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寡君賜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致印德辰孫叔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也齊氏曰致印德辰孫叔言謹龜陰田侯犯以印奔齊齊人又致印是以叔孫如齊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杜氏曰

暨與也宋公寵向魁不聽辰情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念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率

扶多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地怒扶反救乙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于偽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家氏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疆身為脚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凡

不友弟不悌臣不忠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
此一書而並與臣不忠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
音仲佗石彊見晉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
節也孫氏曰佗彊為宋大臣不能自立無大臣之
云辰言暨者明佗彊與俱出非也○劉氏曰何為
猶暨也故反序乎又彊與俱出非也○劉氏曰何為
不暨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乎謂也
從之意疆也親也故曰暨使他人不得已乎謂也
則是仲佗石彊為佗石彊所脅如氏事胡氏則說
之說得之石彊為佗石彊所脅如氏事胡氏則說
齊平首惡構亂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仲
石彊首惡構亂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仲
辰弟暨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與之出及仲佗石
罪之也從暨者彼為之奔書暨若以歸首公之
弟罪之也從暨者彼為之奔書暨若以歸首公之

壬寅十有一年十有一年晉定十三年齊景四十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馬耳○劉氏曰穀梁云
內弗受也以其弟也非也以公也子不直叛也
黨未亂以謂未失其弟何長甚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三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罷向雅故也杜氏曰蕭宋邑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
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
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
得已不巳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之別筆列
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也劉氏曰暨非欲之
謂之已暨其入也謂之及乎得已而不已者乎其出也
為亂君親無將而誅焉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使
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洎盟

蕭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杜氏
知故不書叛可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
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陳曰自陳陳以力
暨字為辰不謂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
暨字屬仲佗而石彊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
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
自公以來霸魯常事晉至中間雖即齊而不敢顯
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及鄭平既背晉而不敢
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不
鄭卿不來盟而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
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

始終也... 襄陵許氏曰... 夫晉之為晉自若也... 定亦未... 伯...

癸卯 敬王二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 齊景五十二

十一 鄭 聶 三 曹 陽 四 陳 閔 四 把 僖 八 宋 景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注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穀梁傳墮猶取也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却還滑羅毀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莊氏曰彊孟繫子冢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費音秘下同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師不達曰家不藏何五甲印
無百雉之城於是帥而師墮印師墮費雉者何五甲印
而者五堵而雉百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大
聖復古制強國勢也
三周十里三十三步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卻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祈下伐之二子奔齊
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下伐之二子奔齊
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與防民諸侯猶有叛者
記見坊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

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國其城
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
城數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
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
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未流之患可勝言哉
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何氏曰印費叔季所食邑
城問孔子曰陪臣執國命大夫宰數叛者坐邑有
之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
而隼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
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為
同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
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言曰孔子
於季桓子見孔子之相皆由桓子於定公而季氏受女相子
何也朱子曰然孔子之相皆由桓子於定公而季氏受女相子
自不柰臣何故孔子亦因之機而為之季氏受女相子
聖人而為萬物所觀謂何故孔子亦因之機而為之季氏受女相子
感仲由以萬物所觀謂何故孔子亦因之機而為之季氏受女相子
上自之議夫以萬物所觀謂何故孔子亦因之機而為之季氏受女相子
孔子言於定公而由使特發之非仲由所不能令蓋聖人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云
人襲命仲宰命墮邑蓋孔子墮費邑疑是時定公孫且聖
豈能為大宰而後墮之耳所以禮制不化而私邑於
子過無化之與昭則十一而南之而必待聖人此十年於
聖人以無與昭則十一而南之而必待聖人此十年於
聖人以無與昭則十一而南之而必待聖人此十年於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注
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居屋
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
而晉不復能霸矣交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此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之也何以致危公圍之也何
圍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
言圍使若

按左氏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高氏曰天子令

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

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令之則從也天子無不

而諸侯命故有王之伐鄭之事既陪臣擅國而推

私孟氏之命故有王之伐鄭之事既陪臣擅國而推

獨書公圍成若公親圍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費而

之弱不能墮成若公親圍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費而

錄之不能墮成若公親圍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費而

列國之不能墮成若公親圍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費而

皆告于廟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

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相也息亮事然後誅少正卯與音聞國政

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

樂孔子遂行更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孔子由

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音聞國政

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

遺齊人而樂以遺魯君魯君好者入塗道不拾

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

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在呂於其間

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反此亦不能為患雖其不

為從不能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

為患

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

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

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

而巳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高氏曰魯國之園一而巳成菜鹿園昭菜即園定菜
蛇類定公何君臣之多也盧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
相類間暇可以為政樂乎不自以為齊人已服疆都已墮
此决非孔子為政時乎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圃所以養禽獸待政備也菜圃蛇淵今乃蒐
于比蒲則圃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惧人之圖
蒐焉

○衛公靈孟驅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也靈公志存
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帥師伐曹
如帥而歸諸晉陽絕衛父兄之道也皆曰不可衛是為
討於午也二入子實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將也荀寅六月三子司馬籍秦圍荀寅荀寅以
有命始禍董安于聞之告趙孟而相與睦故趙孟曰晉國
獨死宮趙鞅我死為後不可也安于曰先與諸趙孟曰晉國
也叛直趙鞅也汪氏曰晉人圍之穀梁氏中以者不伐趙
晉陽即太原別名曰

按在此趙鞅謂耶音耶用牛曰同族歸我衛貢五
百家吾舍置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
可趙孟怒遂殺午圍耶耶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
射食亦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反戶即也而直書曰叛
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趙氏之宮趙鞅何以言
定罪固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
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
惡已者為後世大臣有困於讒問去遷延居外不敢
釋兵卒以憂死者朝恩蓋其策謬深忘光獨切骨
而程元振充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
蕃寇京師詔入援光獨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
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
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
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
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
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
之季家有藏甲者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荀寅士吉射有及字朝如字

左傳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
父惡於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昭子而逐荀寅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際韓不信魏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
將伐齊信魏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
民弗與也我疆曰多奉公折肱知為民鑿唯伐君為不
助君誰與若先伐君在此矣三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曰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
屬晉後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

按左氏知音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

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
逐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
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
而齊叛辭請召陵而魯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
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
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
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
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
序注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澳梁不序大夫或賤而
稱入注氏曰文九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

年威甲氏成十六年執李孫襄十六年執宮知子
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和意如二十六年執寧喜
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九年執樂初哀四年執戎蠻皆
孫定元年執仲幾六年執樂初哀四年執戎蠻皆
貶稱或書侵以陋之注氏曰定四年書侵鄭當責亦備
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其效也故
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
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楮食允也
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
自是不復扶又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
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王氏
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
逐其罪若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
逐寅吉射以干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

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蒙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亂者大也夫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逐君晉大夫而羽翼之魯季孫意者皆為欲為亂之心也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其季氏曰晉六卿三卿俱而羽翼之魯季孫意陵也士氏即范氏也韓荀氏荀寅中荀士二家自止此韓趙魏三家分晉故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其言之無也君命也惡也梁傳此逐是也利也非大也利也許悔過也地許悔過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接在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

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下同詞也韓魏為

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

以有援反於春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

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

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

致辟聞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不衷

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

盈魚石仇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

叛臣至於書歸則失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

之本也承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趙魏分晉

於善復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蒙氏曰春秋先

歸而歸也非謂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先儒或謂
 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
 勢反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
 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
 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
 輒鳴鐘鼓如維陽請取讓等以清姦穢則此說啟
 之也夫失春秋之意矣注氏曰春秋書趙盾不討罪也朱
 叛而通鑑綱目書歸漢梁冀殺帝以李輔國為司
 子於通鑑綱目書歸漢梁冀殺帝以李輔國為司
 萬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太后以李輔國為司
 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
 無專七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地正國而正國禮臣

薛弑其君比

是未大命而本小也又云與君命則之甲以逐君側
 人無君命而召之故歸而歸也耳與君命則之甲以逐君側
 心也君與之同書心而歸耳與君命則之甲以逐君側
 有身歸而謂趙鞅保其邑至卸遠美高氏曰三及也豈
 出許侯自謂趙鞅保其邑至卸遠美高氏曰三及也豈
 故許侯自謂趙鞅保其邑至卸遠美高氏曰三及也豈
 叛心春然先儒以其罪入屬臣節此謂荀范之難實非
 恩是心然先儒以其罪入屬臣節此謂荀范之難實非
 君之孫然先儒以其罪入屬臣節此謂荀范之難實非
 况正國之說亦歸君命善教之有廬陵李氏曰按以乎
 地正國之說亦歸君命善教之有廬陵李氏曰按以乎
 之矣趙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曰使趙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人矣前書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曹伯歸自書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皆書自元惟趙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子書來元惟趙鞅以此無罪歸國之義陳故說不敢取胡氏已辨

比如字

汪氏曰此絀
惠公夷立

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
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
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
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
過六尺者有罰，棄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
秩此善議復者，可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
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罪，亦用法一過也。儒者辨理未
州一為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法者用為非深，有以
齊其為四惡，不可不謹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
啖子也。胡氏本此，自晉絀州蒲吳絀僚薛絀比也。

附錄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其及子告之，曰：史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貪罪
許我矣，其若之何？史曰：無害也。驕其臣，可以富而
能臣必免於難。上見驕而亡，公叔未之有也。必不
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
叔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巳 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 齊景五
二 十三年 鄭聲五 曹陽六 陳閔六 杞僖十 宋昭
景二十一年 秦惠五 楚昭二十 吳闔廬十 九

春衛靈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
左傳：春，衛侯逐公孫成，來與
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

戊檀弓式樹反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慤曰成將為亂故公
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
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
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
乎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而為惡亦既稔
為而非成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
正其身其成也既正而後素無國君之心非而措
於善任事也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
君自著事不亂
之所從始亂
之錄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
氏先發難也討於趙氏又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顛以顛子祥歸

左傳顛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顛
氏曰顛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顛
不國又執其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滅人為重
楚之為國又執其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滅人為重
陳子之從之去不替頃本楚之與陳以盛德之後當楚
既衰在焉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

公作三月

孫佗作子佗徒河友

子即及公作捨七良友

陳侂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薛氏曰陳不思輔
車之勢助疆大而威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啖氏
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
無不死位又責其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高氏曰衛靈沈耳于聞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果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前而
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奸旗鼓不欽於君之而行前不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之大敗
陸去構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忘
夫差而忘越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三年乃報越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按在氏吳伐越句反古侯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

三行反戶即屬章欲反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

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

是敗吳于檣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

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古

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

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日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

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襄陵許氏曰書檣李之

為殘民伐國之戒冢氏曰書於越早之也吳雖用

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捺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

戰固嘗褒之矣越乃秦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據楚
越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同入吳而書於
越以賤其援楚也或曰滕而驕驕而敗之而遂亡是故
夷之以國書何欵曰滕而驕驕而敗之而遂亡是故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魯為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帥以衣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榭小桃甲率秋
氏入于朝歌莊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廬陵李
能定衛
誰也

公室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
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也
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秉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杜氏曰洮曹地襄陵許氏曰齊宋魯
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義亡矣家氏曰自齊景圖
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
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
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景欲復祖業而不知三國之義以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宜然與之俱而不知三國之義以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責焉不可世道至是
會者齊不能清宋難也蓋是時宋有責焉不可世道至是
患為尤宋豈能舍其也蓋是時宋有責焉不可世道至是
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
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熟曰膳穀梁傳賑者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兆太子蒯聵
 孟孫子齊過宋野人南子歌之曰夫我朝夫我朝
 假太子乃殺之謂戲野人南子歌之曰夫我朝夫我朝
 我顧速不進夫之速見其色帝而夫我朝夫我朝
 其手以登臺太子告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將殺
 自鄭奔齊太子告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將殺
 太子則禍余太子告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將殺
 諺曰氏保於信吾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紿余死

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
 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
 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徐氏曰父子小無道無相去之義

逐之無一則殺已之意太子對而去之則蒯聵
 宋則以罪靈公也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
 以罪蒯聵也張氏曰齊國書趙鞅石曼姑師蒯聵
 罪輒也蒯聵夫殺其人蒯聵獨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
 且殺夫其人蒯聵獨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
 也如殺夫其人蒯聵獨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
 野人則歌其母為惡愈大反乎彼可知蓋乎以夫惡蒯聵
 南子淫則帝而走言太則將殺夫以人誣之靈公或於
 趙陽所不恥必聽從外則召余以人誣之靈公或於
 也者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南子奔蒯聵則
 事者乎哉南子常山劉氏曰蒯聵殺南子奔蒯聵則
 家者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殺南子奔蒯聵則
 子者不意亦已明矣如南子之亂魯亦已甚矣其去其
 者不鮮辨矣明而致其聽南子之亂魯亦已甚矣其去其
 不婦之誣其明而致其聽南子之亂魯亦已甚矣其去其
 諛乃南子之誣其明而致其聽南子之亂魯亦已甚矣其去其
 記張氏南子之誣其明而致其聽南子之亂魯亦已甚矣其去其

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以兵而必父之喪而致於人倫天理泯滅子集則其論語二章皆以行而欲殺之固得有是事則左傳未可盡廢也復歸而經文納則鞅帥師納於父則細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公之義則舍其大論其矣子左傳未可盡廢也復歸而經文納則鞅帥師納於父則子左傳未可盡廢也復歸而經文納則鞅帥師納於父則

衛孟彊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罪宋公也臣奔而入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臣弟皆克宋辰而不言弟所以責鄭公之弟殺其弟無親之鄭伯也宋辰出奔其書弟者又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之非宋公

大蒐于比蒲

書蒐止此何氏曰書大蒐誣也此大蒐之禮五年孫氏曰蒐而和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此則書公觀也孫氏曰蒐而和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此則書公觀也孫氏曰蒐而和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此則書公觀也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乎王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屈亦甚矣其卑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傳曰不敬莫大焉何氏曰偏食其身災不敬也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死隨氏曰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瑩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按在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瑩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公羊傳易為以夏五月在郊三卜之運也高氏曰魯郊
當在孟春今以徐彥疏云言郊三卜則知於五月正
氏曰不書春今以徐彥疏云言郊三卜則知於五月正
月改卜牛若不在郊則不書卜郊又經於五月四則知於五月正
蓋卜書以四月牛郊而牛不書卜郊又經於五月四則知於五月正
故但書改卜而牛不書卜郊又經於五月四則知於五月正
譏瀆卜定公而從則年但書魯郊不致過時以多其慢則書之失
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郊則年但書魯郊不致過時以多其慢則書之失
禮之書中又失禮郊則年但書魯郊不致過時以多其慢則書之失
禮之書中又失禮郊則年但書魯郊不致過時以多其慢則書之失
禮之書中又失禮郊則年但書魯郊不致過時以多其慢則書之失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梁傳高寢許氏曰也杜氏曰高寢宮名
不於路寢失其所襄陵許氏曰也杜氏曰高寢宮名
而薨者初立受國於春秋於元年即不能正其罪以異於
當其初立受國於春秋於元年即不能正其罪以異於
恒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能正其罪以異於

之惡其辭於意如之卒詩書曰以著定公尊將亂國
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其後桓公亦微孔子為政綱紀
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時然桓公亦微孔子為政綱紀
行乎季孫而禮莫之改實王公聖人而分教之歸行
兩保之惛於女樂歸莫之改實王公聖人而分教之歸行
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宮父城霄無非
助亂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帥師伐宋杜預曰鄭罕達帥師伐宋杜預曰
子地鄭罕達帥師伐宋杜預曰鄭罕達帥師伐宋杜預曰
無競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桓之難許也
又伐大國以居不叛人哉此不待鄭而納宋之罪惡已
氏曰自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哀七年皇而罪惡已
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哀七年皇而罪惡已

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子昂之師而後相
馬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憑之事相
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徐

渠徐公作遠徐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渠徐謀救宋也莊氏曰不果救
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救也王
宋出請為鄭次其止其善不言救而後伐其誠於
曰伐而後書次其止其善不言救而後伐其誠於
亦說也然書次其止其善不言救而後伐其誠於
則說無名妄動而救則其急於救也齊衛之君
儀也垂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伐救是則齊衛之
為之垂兩楚蔡次救宋而復不伐救是則齊衛之
皆而渠蔡而明矣有盧陵李氏曰皆謀為不齊善
垂而渠蔡而明矣有盧陵李氏曰皆謀為不齊善
以觀而義自見矣有盧陵李氏曰皆謀為不齊善
為伐此齊方堅不為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
鄭於此從齊方堅不為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
事恐非

邾子來奔

諸侯始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梁傳喪則急故以奔言之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
外如告終易代弔聘贈送因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
禮也直書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疆
子崩葬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殺作戈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未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
公之母也何夫人不赴且未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
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何夫人不赴且未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
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夫曰自其非禮也後妾母皆
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
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為隱惡胡氏曰定公妾不稱
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也為隱惡胡氏曰定公妾不稱
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公

夫人乎來則子會葬成風深貶天王而名冢宰則
知衰子苟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陳氏曰自成風訖于
宣襄人葬其母猶宣襄也為夫人何人書葬定稱
以夫君葬以喪在殯不稱及尊其小母為卒不稱
稱小君葬歸喪以妾殯母稱乎蓋仍其本號也劉氏
風而反不稱夫人初未踰年故夫其人薨而書夫
母不稱夫人初未踰年故夫其人薨而書夫
氏不稱夫人初未踰年故夫其人薨而書夫
乎凡稱夫人初未踰年故夫其人薨而書夫
附而書其人始卒也如史書之安夫固云未成人故
夫敢謂其母始卒也如史書之安夫固云未成人故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壯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知滕魯之與國近
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若書非禮薛氏曰周衰小
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况疆大乎家氏曰周衰小

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
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知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
書者非嘉其來也
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葬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不
為雨止禮也公雨不克葬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不
乎日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以制也乃急辭則
月不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不克葬則替雨
曰雨不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不克葬則替雨
甚也葬不克葬言日中而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
中則裕敬言日中而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
日虞所於日親也按此緩稱乃不虞之時○趙氏曰
穀梁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虞之時○趙氏曰
臣子緩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虞之時○趙氏曰
慢耳

冬成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營父及霄此年
 秋漆定公又葬定公如冬城漆其來勞民也甚矣張氏曰
 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勞民力故其怨二公
 初立不務善鄰而定公之喪邾子來勞民力故其怨二公
 取罪而七年善鄰而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怨人
 問罪而取七年善鄰而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怨人
 也宜哉注氏曰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
 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告夫他國有司事
 捨其罪乎此非人情也魯國城邑過時告夫他國有司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終

辛巳葬定妣

左傳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妣何以
 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
 後輕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
 奪情之喪則先輕而後重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而後輕
 奠之情也顯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先重而後輕
 非也若妣不稱夫人也何足見喪之尊卑乎成
 葬定妣不稱夫人也何足見喪之尊卑乎成
 喪而卒稱夫人也何足見喪之尊卑乎成
 之罪也盧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成君亦不可備
 書卒也盧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成君亦不可備
 諸人禮而為之辭其夫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
 夫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耳
 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奴。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

周

敬王崩。子无王立。此據在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年

七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二十一年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公十年。悼公弒。子簡

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
駑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
田氏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
池吳始稱霸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于
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
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
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弒子成
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哀公八年
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
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
楚滅陳弒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
卒子閔公維丘

薛

魯哀公十年
年惠公卒

莒

公郊

邾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

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

許魯哀公十三年

小邾詳見昭元年

楚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

秦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

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悼公立魯哀

吳魯哀公元年入越博越會稽越行成哀

越魯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

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

二十二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

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

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

稱霸王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

十六年(衛靈四十年(蔡昭二

十五年(鄭)聾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
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
二十二年(吳)
未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我廣丈高倍夫屯
書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之問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莊氏曰隨國義陽隨
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
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得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
鄭成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汪氏曰楚復封許春秋
不與楚之得封於楚而以字復為文亦猶復封許春
蔡平陳惠之得封於楚而以自歸為文亦猶復封許春
按左氏曰報相舉也蔡人男女以辨各別係累而

出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

安蔡聽命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

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

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鄭氏曰陳器樂縣

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寧帥師圍蔡降

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

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

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注氏曰謂聖人本

當怨而怨之非有心於怨猶不怨也無怨因其事之

非言舜之誅四凶也怒則怒在彼不怨也預馬畧相似

出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

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也而天理

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怒楚之罪詞也襄陵許

志於大國楚是蔡之禍也故昭侯時而輕謀兵革以得

陵李氏曰楚蔡之交亦兵止於此志而家氏曰入踐矣以

而乘中平無霸王之樓也前小國以去感於蔡今又復

兵加蔡其志不能復也食小國以善為利春秋高宗不

王加蔡其志不能復也食小國以善為利春秋高宗不

復金氏曰楚蔡之交亦兵止於此志而家氏曰入踐矣以

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為善說以利春秋高宗不

附錄左傳吳王夫差敗於越於夫會稽使李也逐因

之伐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將許之有過澆自寶歸于有

以康邠為仍救正其澆使成之澆自寶歸于有

逃奔有虞為仍救正其澆使成之澆自寶歸于有

姚有虞為仍救正其澆使成之澆自寶歸于有

其謀以收復禹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

不親而務施於少康或將不棄之與乎句踐而世

能親而務施於少康或將不棄之與乎句踐而世

為仇讐於是不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與乎句踐而世

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之衰也日可俟也而介在

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不日可俟也而介在

不書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
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當置之何上帝矣故卜而
後免之待六月甲始之然左何子之免安言置之
繫而待六月甲始之然左何子之免安言置之
牲之變也而日我一始郊之變而左何子之免安言置之
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上始郊之變而左何子之免安言置之
郊不志三二月下郊何也其禮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以六月
也我以三二月下郊何也其禮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以六月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
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文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
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
敢專也范氏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
祀后稷以配天經按孝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

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
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
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欲尊魯而賜以入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
康周公也哉祭統康周故以賜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制見王此定理
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
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書者故聖人
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牲
命而發言也子本邵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
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

警之而改卜牛是遠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
公斬然在衰公之薨未及行也
乎注氏曰定公之薨則為不及行也
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及行也
者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門今於親而郊則為喪
未敬其於此者罪也宣三年不韙門今於親而郊則為喪
望雖曰其於此者罪也宣三年不韙門今於親而郊則為喪
秋言郊止此故有梁與哀公等兩未春秋而郊則為喪
備言左傳夏四月有得穀梁與哀公等兩未春秋而郊則為喪
附錄左傳夏四月有得穀梁與哀公等兩未春秋而郊則為喪
日欲與楚者右使召齊侯陳侯左陳侯救耶國無人而問焉
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吳有禍楚之與陳也人從田無田而問焉
禍今吳未也若晉楚未聞吳有禍楚之與陳也人從田無田而問焉
而何對曰國之有是與禍也視必不復其小國猶復非禍而
大國乎室國之有是與禍也視必不復其小國猶復非禍而
也民為土芥暴骨如莽而未有見德焉天其或殺其亡况
正訓楚也禍於兵暴骨如莽而未有見德焉天其或殺其亡况
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夫者其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伐晉
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
也楚得專封主道盡矣
盡之霸復亡春秋以存晉至而窮矣高氏曰矣五氏道既
盟主之厚待聖人書次以考之晉魯及齊自召陵之役秋
以齊衛首惡故魯以而略魯及齊自召陵之役秋
不能睦齊鄭宋昭公以吳俱叛晉於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而矣至乎齊鄭宋昭公以吳俱叛晉於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盡矣至乎齊鄭宋昭公以吳俱叛晉於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世且不可得矣池之會吳人爭長此雖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夷儀重葭之得矣池之會吳人爭長此雖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止師以之春次河內蓋氏曰前此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次師以之春次河內蓋氏曰前此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伐晉者無名但頃動之次罪以非觀其可也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之黨叛臣而著者無名但頃動之次罪以非觀其可也齊成公悼厲之地已
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而衛以書親

然天下之惡一也。不命之臣，寔人侯之所同惡也。乃棄君助不復能為書。十一年，齊侯伐我，不穀帥師以救之。春，齊侯伐我，不穀帥師以救之。秋，齊侯伐我，不穀帥師以救之。冬，齊侯伐我，不穀帥師以救之。

附錄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食民不罷，勞者卒乘，不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敗我。也。今聞夫差知不曠，吾先好破也。夫子常易之，所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用之，日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欲有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御焉。一日之聞，夫差知不曠，吾先好破也。夫子常易之，所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用之，日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以禮義也。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也。

附錄

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 敬王二十二年 晉定十九 齊景五十五 衛
 鄭聲 八 曹陽 九 陳閔 九 杞僖 十 二 宋景
 十四 秦惠 八 楚昭 二 十三 吳夫 差 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卿火號及又音耶

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

沂一本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句繹

句古句反繹音亦

書盟止此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略以邾
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邾東田邾東未盡也及沂
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
得也何氏曰邾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
與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為列書三卿束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

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貳焉適

越之罪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

罪作辱

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

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

田而又強其大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

詳書以著其罪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

事魯不取不恭然卒不免故元有伐邾至是也

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入春秋未幾又取邾田

魯必納于其叛人而後已又取沂西田則其貪欲無

出亂至其如家氏曰俱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

取邾東田及沂西田已著魯三卿師著三家覆

盟者各盟其所得也

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

孫

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晉人來討今邾魯主盟諸侯皆叛於晉懼此來會來朝而奔喪魯人猶以三子為憾三卿帥師伐之不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曰齊而臣未嘗始於文十政不自公出罪三孫得臣氏曰齊而臣未嘗始於也內臣八年父子逐叔孫二年季孫之行父臧而臣許叔始於也如公孫嬰齊之戰鞍而未嘗孫會也內臣許叔始於始於今此魯三卿將以宿國取地無異卿大夫之強也極於此時矣前此昭盟雖魯之志也定三卿以兵攻之甚乎盟與句為春秋以耳陵弱之暴豈不考世變矣陳氏曰自是外盟皆不始於終於此書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濮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夫人在堂三揖之對曰君命不祗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命公在堂三揖之對曰君命不祗辱社稷君其改圖君且亡人之子輒任乃立輒之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注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五年頃公朝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朝中七年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

盟亦不書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邾東所欲邾之好

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也入于衛父有子不得有伐也何用弗受也辭王不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命受之尊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得是子而廢之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何氏曰明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不得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

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

且易反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

汪氏曰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比書自晉齊小白皆去疾書入是也

瞶作蒯瞶

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

書納者見現音蒯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

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

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

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音瞶之罪選公子之

賢者以主其國乃從取音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

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

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

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

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取音乃據國而與之爭

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

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
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矣
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現矣
若此言親可殺父正疑乎不現矣
之為禽獸也幾父希忘乎不現矣
斯公之喪於斯公之喪於斯公之喪於斯
耳身志而父死亦與不弔公秋立國君
敢有他志而父死亦與不弔公秋立國君
因以事也書太甚乎納書趙今靈泣之
特國之人以受之王不姑得國以誅鞅
安得為受之王不姑得國以誅鞅
人以世子在外逐立其子而還以位則已
亂息矣奈何也人納其父而反拒之
言于戚者見其納其父而反拒之
氏曰于戚者見其納其父而反拒之
自戚入于戚者見其納其父而反拒之
為鞅者能逆其父而君來則情之順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軍達帥師

鐵公作栗又作秩

能反躬自咎以天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
千乘而莫為爭國之理
子注熙曰若靈公之國則靈公之國則
言得罪於父矣不復說矣
國為罪計者委其說則靈公之國則
從父則義矣公殺於王父可立命之使
抵無將父而必一殺胡氏圍之說非君之
親天無地所不容不誅使胡氏圍之說非君之
理亦何疑也曲折如論故靈公果有命無
達而無疑也曲折如論故靈公果有命無
辨之則知世也子無出奔而必殺之
子書之則知世也子無出奔而必殺之
其名而繼世也子無出奔而必殺之
謂與之繼世也子無出奔而必殺之

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射與罕之駟兵車先陳罕於戚氏
 必與懼心愛於愛氏中愛之必駟
 丁曰誓曰君寡天君鄭而反易龜
 簡子其曰君寡天君鄭而反易龜
 國而三子順夫受明從君命而保
 臣二者上大夫志無罪受郡士除
 克敵者上大夫志無罪受郡士除
 商遂人桐棺三寸設無帛稱家
 縊以戮也甲戌將戰無御素車
 卿之望也鄭師衆簡子懼自投車
 鐵而乘之見婦人於下子列之
 綏獲有馬百乘死於前子列之
 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前子列之
 御趙羅勇為羅勇為羅勇為
 而伏衛太子為羅勇為羅勇為
 康叔蒯祖襄公自供備持矛焉
 討之蒯祖襄公自供備持矛焉

無而傷人以擊簡大子無作三祖
 敢以愛鄭人擊簡大子無作三祖
 之獲齊粟千車初趙孟喜曰夫
 知在憂未艾也請以徒五孟曰
 得而獻之吏請以徒五孟曰
 姚之及下獻之吏請以徒五孟曰
 射前幕下獻之吏請以徒五孟曰
 血鼓音不哀死趙孟曰報國也
 于鼓音不哀死趙孟曰報國也
 御之下我右衰今趙孟曰報國也
 戒南上氏也駕而乘材良曰也
 乎此戰也曰戰而乘材良曰也
 曰鄭之戰也曰戰而乘材良曰也
 為之苟能黨引叛人罪也皆言帥
 政事復興伯業則責躬改過遷善
 敢怙亂今乃納諸侯之遷善不師
 指既而幸乃納諸侯之遷善不師
 怨與國以勝且人焉功相與矜
 處已息爭之力道遠矣足時也
 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
 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

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况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群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曠趙鞅為蒯曠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可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曠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

子駟

書遷上此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各蔡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蔡雖請遷於吳而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戶江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旋師矣復有扶又反下背音下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狂氏曰請遷故以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書盤庚不適有居注言今蔡介間廁于吳楚二大國之間皆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

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

敬王二年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

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祀僖十四宋景二

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為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

也輒者曷為者也輒之也然則曷為不立輒也義可以輒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命辭王命以王命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毅梁傳此衛事也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楫在下莊氏曰卿君命祗音子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音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前臚前臚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

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前臚為未絕未

卷之六十五 宣公八年 十一

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
 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
 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四年
 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
 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唐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
 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成此姑為子圍戚者不
 與國夏助輒圍父也高師曰曼姑為子圍戚者不
 人倫莫甚於此齊國憂帥助之故為惡首齊與
 晉為仇若蒯瞶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齊氏曰佐人齊以君臣稱父兵而齊之罪有浮於衛也
 襄陵許氏曰齊以子圍臣稱父兵而齊之罪有浮於衛也
 侯君爭國而齊助子圍臣稱父兵而齊之罪有浮於衛也
 祖劉歆曰孫居父之不正而昭穆則孫常與又孫
 氏王父之字狂氏父曰諸侯之孫考於廟制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周禮小宗伯曰昭穆不以父命
 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
 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
 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
 仁者也宋子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
 其國拒父而惟恐失之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
 鎮公子在我焉反於慶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

子之所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
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
父則衛之臣子拒削贖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
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
子之事其進退無可論若賢而輔之若愚而
命而更立君之義當設若使君臣不聽其去則
者又當摧輕重而然則使君臣已矣但不可有
髮私意於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
其間耳為者乎以無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
全其志義為安故孔子稱之於春秋抑曼姑之
明臣之不可侵其君父之道正矣以明子姑之
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為姑之

夏四月甲午地震

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君之用
我不可為干乘主也此義精矣其讓下而無君
矣又何其紛紜哉此義精矣其讓下而無君
之黨也廬陵李氏曰此義精矣其讓下而無君
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衛石曼姑圍善與宋華
衛事以齊對然宋事以衛石曼姑圍善與宋華
彭城歸於宋也戚者不書衛者不圍也彭城書宋
得之歸於宋也戚者不書衛者不圍也彭城書宋
首非也○劉氏曰杜氏曰曼姑者不以子制父也
羊以圍也○戚者不書衛者不圍也彭城書宋
城比乎戚者不書衛者不圍也彭城書宋
辭主事豈可逆輒不以然則曼姑者不以子制父也
子殺其父在宮者殺之無赦而謂之命是法不
得子殺其父在宮者殺之無赦而謂之命是法不
之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不孝受蓋知春秋貶國
請命也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孝受蓋知春秋貶國
矣之義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孝受蓋知春秋貶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皆曰顧府南宮故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
女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辛人出御書侯於宮曰
不共有人肅給濟人惟慎中車脂之蒙百官備府
始外伯以命校所不惟慎中車脂之蒙百官備府
父外伯以命校所不惟慎中車脂之蒙百官備府
之命伯以命校所不惟慎中車脂之蒙百官備府
章不可亡也富傷人則正財可為也命御者猶象
於乎公羊表此皆毀廟也其言災在陳聞火日為
言其復立春秋穀梁傳言及則祖也何尊卑由我
一也社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
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
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高郵曰桓孫

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
諸侯五廟而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
諸侯也聖人因其災而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
道也家氏曰季氏問禮高廟何所據而言然高廟
不當居遼東園或問漢高廟何所據而言然高廟
意胡氏曰此是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
故不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
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
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初危反禮也奚問其功德
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
事之矣豈理也哉采子曰商之三公周之世室見
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
之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程子

晚年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
知前說若非汪氏曰家語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終
身之定論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桓侯之言曰
禮祖有功而德宗有德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
加矣又桓公筮不足無功德私恩焉耳又家語初
以其有周先王廟所以隆此私恩焉耳又家語初
在齊聞周先王廟所以隆此私恩焉耳又家語初
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曰魯亦無功德
災無異也然晉諸侯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無
國無文宮則春秋特書桓侯之祖廟示戒歟廬陵
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命宰人出南宮敬叔至命
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禮書桓侯之祖廟
劉氏曰公羊云復立也此亦見禮書桓侯之祖廟
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且必復立見者不復見也
云作三軍舍中軍易為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何帥師城啓陽故公作開

魯黨范氏開者晉比年四城注氏曰啓陽琅琊開陽
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田城邑兵夜相繼可謂不
地天廟災中失而外鍵本取田城邑兵夜相繼可謂不
畏天命矣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舜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
之廬陵李氏曰此蓋曹公孫疆為政之時襄陵許氏
曰宋始窺曹亡而不量力而好強國不脩德而圖大
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曹向而圖大功
樂伐七年以取亡年已而此年樂髡伐曹向而圖大
附錄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公故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之子位既

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告逐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夫
立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當不反廬陵李
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當不反廬陵李
子氏曰未子曰東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狂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
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廬陵李氏曰穀梁注後蔡以
公孫氏放無罪也此稱人放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
罪於國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
得胡氏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
自敗其盟也邾政不脩有以致之然魯之棄信亦
已甚矣自是邾猶不足恃春秋不志也廬陵李氏曰來
會不朝於邾邾子益來不取郭沂田受釋盟猶不免
圍不至於邾邾子益來不取郭沂田受釋盟猶不免
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
奔邾邾十一月趙鞅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
殺士阜夷惡范氏也

庚敬王二十四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
戊十九年晉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

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祀僖十五宋景
二十六秦悼公元年趙昭二十五吳未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翮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

誰子夕

射之踏後至曰如楷而進多而殺二人踏執弓而先翻
射之公羊傳君君者執謂諸人此其稱盜以弒盜何賤乎
賤者不也賤乎道微也內其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
也春秋有上下道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
道之盜利謂之盜

按在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翻
逐而射之卒然則翻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背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作見二其謀國如是則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
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蔡侯為一
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賊者所殺其賤可知也
氏曰盜疏且賤者也稱盜以殺則凡任官者無
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足貴近無人
最爾蔡也而連年詩放其大夫足貴近無人

為一作謂

故殺翻不書以為不足計也蔡昭公以為不
葬也張氏曰凡弒君稱弒也蔡昭公以為不
尊其勢位之崇高非君稱弒也蔡昭公以為不
謀必非大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無罪見後
得所以見其離故翻之事成於一且春秋以盜殺書之
下所以見其離故翻之事成於一且春秋以盜殺書之
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
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於是而弗
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
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弒
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高氏曰宣十
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魯孫周人蔡廬
事神豈有魯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盜廬
李氏曰穀梁春秋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竊盜
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竊盜寶王

三十一卷

三十一

大子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衮利謂之盜盜殺蔡
禮義為主而僥倖以書盜利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
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展出奔吳

陳氏曰書君薨夫人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展
與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景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以執伯討也小邾子稱名
八曹而無所忌注氏曰稱人以君又歸諸京師無罪
無罪也陵李氏曰曹執國之君又歸諸京師無罪
而宋亦有志於爭推也當合宋襄執滕用節子圍曹

等

夏竊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注氏曰霍即
所傳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子作曼音亦書執此

書執止此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
敗申公壽餘沂江入郟將致奔命於負函致方城之
及霍單曰吳將沂江入郟將致奔命於負函致方城之
起豐折與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倉野使謂陰也戎命大士左師晉于楚有盟右師
之若將不謂廢也君之顧也夫士將曰通於楚以
上茂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與之士茂乃致九趙州之戎將裂田以與五夫而
凡將為之戶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誘其遺民而盡得
師于三

子赤一作
變赤

歸公羊傳赤者何我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晉以聽命程氏曰少晉商關武關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界楚師其

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

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

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

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唐陳氏曰霸主

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罪宋人乃

楚書與歸于楚明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

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

執之歸于京師若曹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重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為君矣曰我蠻雖通于楚亦當服屬中夏昭十六年楚伐其自投歸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聽其去而適晉人尚畏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事夷狄而歸之罪大矣故書人京師以貶之

城西郭

程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亳步各及公作蒲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拵之拵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

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外以爲之社爲之社不
曰毫即欲遷其社於廟外以爲之社爲之社不
既勝夏則以爲後社於廟外以爲之社爲之社不
湯存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社制曰社使爲之
國之社屋之受故天陽也皆曰社使爲之社使爲
魯有毫社災之屋受故天陽也皆曰社使爲之社使
氏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于毫此社制曰社使爲之
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于毫此社制曰社使爲之
災天也堂胡氏社曰屋之子武王克商霜露于雨
達以爲廟屏其亡國者劉屋以爲武王克商霜露
侯衆注氏曰屏其亡國者劉屋以爲武王克商霜露
以邾子來魯于毫社危之君縱心不傳云
其書新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注氏曰在位二十三年
子虞母綱是爲隱公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

胡氏曰蔡昭公葬於州呼例書其大夫然公孫之
則當如去其官則不呼例書其大夫然公孫之
不討而罪去其官則不呼例書其大夫然公孫之
矣故知其罪去其官則不呼例書其大夫然公孫之
曰國亂故緩春不通蔡昭公之得書葬自蔡昭公
不至於季當齊桓晉文之隆蔡昭公之得書葬自
能以於季當齊桓晉文之隆蔡昭公之得書葬自
競而不幸而能遠楚入昭公之隆蔡昭公之得書葬
其功烈當爲之數見於卒也楚昭公出於晉悼之哀
如何哉

○葬滕頃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鄆甯跪救范氏
降前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

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樂部逆時陰

辛敬王三十五年晉定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八卒

景二十七年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未差六

春城毗

狂氏曰

夏齊侯景伐宋

伯推是以圖霸歟然景公內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

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

晉定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
乎對曰私讐不及公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之經也
臣敢死之及范氏授我矣吾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趙鞅伐衛范氏曰鞅以子故也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故也鞅伐衛范氏曰鞅以子故也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曠以父伐子晉鞅以子故也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矣晉亦未伐子晉鞅以子故也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天子下當請之天得也晉鞅以子故也遂圍中牟之衛助范氏夏
亦非春而立之然後於義侯欲脩明伯業陳乎齊固也
名乎廬陵李氏曰晉自實以范氏之私故而納賈必求其入
伐鮮虞書伐李氏曰晉自實以范氏之私故而納賈必求其入
氏以此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恐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未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群公奔衛公三子公卒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公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何黨之子晏嬰告之曰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前告以君後有孔子父嬰太子告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及大臣臣父未寒子弑國亂魯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未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也閏數也何閏數也易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以其書喪也何閏數也易為以閏數不以閏數大功以下以閏數也孫氏曰閏月以年斷者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識其變常也陳氏曰閏月喪事不喪二謂之三月為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安得謂之三月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

附錄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鮮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父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

壬子 敬王 三 六年 晉定 二十 三 齊安孺子荼 十一年 元 年 弑 衛 出 四 蔡 成 二 鄭

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皆有所為甲請以示諸
 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率巨囊而至于陽生君稽首
 曰此君也皆色然而欲之則皆然也陽生君稽首
 而乞之君曰爾自是往夫舍穀梁傳陽生君稽首
 陳乞曰君之何自是往夫舍穀梁傳陽生君稽首
 何也陽生君曰爾自是往夫舍穀梁傳陽生君稽首
 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
 命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
 也陽生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
 以有已見家語注身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
 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
 復扶又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
 成曰陽生篡國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
 故不言公子

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
 之然也不有廢長反展兩立少以啓亂者乎故
 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
 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公之廢長
 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位伯夷叔齊寧他處之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秋豈敢遂予之也以公之子而正名之哉然而弑荼
 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毛氏曰弑荼而書陳
 乞所以明乞流涕生子而茶見弑則毛氏曰弑荼而書陳
 比而胡立陳乞流涕生子而茶見弑則毛氏曰弑荼而書陳
 明而書之乞流涕生子而茶見弑則毛氏曰弑荼而書陳
 其人不為必以弑主高氏曰春秋疑於免罪之賊雖
 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洛音乎為

○

也○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命茶不正故不以陽生
 君茶然其受命何云不以陽生受命君茶不正故不以陽生
 是則其君義自可聽天子伯主君茶乎假令君命
 廢則其君義自可聽天子伯主君茶乎假令君命
 其君春秋猶義自可聽天子伯主君茶乎假令君命
 陽生而弑茶可知也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
 齊小書公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書法與齊無當
 皆不其君不待以稱國子也衛州吁使與齊無當
 國故不稱公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未獨詳於左氏
 以乞春秋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
 際大惡里克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
 於大惡里克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
 陳知事正同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

冬神孫何忌帥師伐邾隱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
 兵於邾積明向舒亮反

○宋景向巢帥師伐曹陽

高氏曰樂見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丑敬王二十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
 二十九年秦悼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
 二十九年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加
 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而加
 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
 交爭之實也汪氏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志所以詳其
 取鄭師于雍丘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宮衆師畫掠邾衆保
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公宮衆師畫掠邾衆保
故有繹邾馮夷其衆而背君威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魯弱
晉而遠邾馮夷其衆而背君威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魯弱
我小國之憂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魯弱
四方諸侯其何私也君且魯賦入而皆之成求而不可
賦六百里乘君之私也君且魯賦入而皆之成求而不可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私奉賦唯君圖之若使他人從之
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何內辭也曷為不使他人從之
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為絕不獲也曷為不使他人從之
秋有臨天下之言焉魯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
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
馬氏曰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傳而不失
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入而入其國處其宮畫
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
也吳師為人為偽反下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

邑明並在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子策而不諱乎聖
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同反之而不積
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
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
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下音現後書歸邾子之為能
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
操倉刀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
濟者鮮矣薛氏曰何已也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於
上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蘇氏曰魯入邾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
復邾子故不諱也劉氏曰公羊云入以歸在內曰以伐來內
辭也使之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終

伯從之乃肯晉而奸宋人伐之晉人救之... 伯從之乃肯晉而奸宋人伐之晉人救之... 伯從之乃肯晉而奸宋人伐之晉人救之...

宋景公圍曹陽冬鄭聲馬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則曰於魯國... 則曰於魯國... 則曰於魯國... 則曰於魯國... 則曰於魯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七

哀公二

甲敬王三十八年
 晉定二十五年
 齊悼二
 衛出
 寅十三年
 陳閔十五年
 杞僖十九年
 卒
 宋景三
 十秦悼五
 楚惠
 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毀曹人詬之不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
 以歸殺之公羊曰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
 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

能救之而
不救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

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曹伯陽好反

田弋郤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

訪政事大說悅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佩音晉而

奸音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

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

而不言滅也蘇氏曰此滅曹也其春秋輕重之權

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

滅亡之禍可以鑒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

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也
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
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趙鞅歸于晉則晉
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
喟然於此矣與滅國絕世修廢官舉逸民蓋
有滅言也於是曹不滅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
其滅言也於是曹不滅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
有滅言也於是曹不滅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
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
苟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吳伐我

善伐我始此左傳吳為知故將伐魯問於叔孫

孫輒對曰魯有命焉曰非禮也君之違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國人未臣

而有伐之使子所惡廢弼今王將使我子張問之王問於

難乎若使子所惡廢弼今王將使我子張問之王問於

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未可

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
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何求焉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何惠焉且召之而至又何必馬甲師申子必與戰于夷
於五梧明且舍於室公賓庚此同申必欲宵攻未
獲叔子與析朱鉏宗於遂次於泗上微虎有若與馬
可望也明日舍於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殺國與士
舍私屬徒七百人三孫曰之食折骸以吳猶無城下
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聞之而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明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聞之而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不能盟我未及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盟而還

吳為于為却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
經書伐我不言四卻及與吳盟者諱之也蘇氏曰
是為城下之盟而還

不諱之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晉師從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
曰子若不許請合音如字又音閭餘燼似月背佩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
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
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尸化无國佐之臣則不
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卻及與吳盟者欲見音現其
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
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連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却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
責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秋

夏齊人取謹及闡

作憚後同

公

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
魯以存知遷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者顧如
于知者不己執其君即位七年加兵於魯未受若且
是乎注氏曰袁公即春秋魯恃強陵弱未受若且
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魯恃強陵弱未受若且
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必言四鄙見魯則魯都猶足
有由矣前此年書吳伐我必言四鄙見魯則魯都猶足
為守也至於吳伐我必言四鄙見魯則魯都猶足
竟藩屏蕩然於吳不足為國矣公之經兩書之四
我若曰我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而書我之能會法亦
齊反已不自咎之意焉魯獨此與春秋伐我者必
有特辭蓋不使難適我胡氏諱城下與盟年國則其
氏謝氏曰蓋不使難適我胡氏諱城下與盟年國則其
亦是以謝氏曰蓋不使難適我胡氏諱城下與盟年國則其
記是又曰難是時魯政雖陵無此為國然觀左氏所
與公山不狃以叛之欲往而處心尚能如禮義之國
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而處心尚能如禮義之國

歸邾子益于邾

附錄

左傳或諧胡姬於齊侯殺胡姬

左傳齊悼公之末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之季鮑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
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公羊傳外取邾不書此
何梁傳惡內也杜氏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程子曰內
穀邑不書君辱當諱也闡在東平剛縣北程子曰內
也邑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不
魯入却而以君非致齊怒我故取之也王曰
魯許氏曰外取邾不書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
人○以兵召魯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
姬未歸故齊人公穀以觀齊之兵故取謹從二傳非
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知爾唐陳氏曰九傳非以
取先書伐次書取用兵而取第書取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使大宰子餘計之囚諸樓臺皆之以棘子使

者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河氏曰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蒞盟齊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曰子翹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姑居於路以察之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左傳季姬嬖故也禮子曰不云我田既歸和子亦歸

其此非以為惠也

按左氏和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在早惡不悛銓音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和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起呂反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何氏曰書歸讎及闡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

不求自得注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謹聞魯歸
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謹聞魯歸
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敬王三十九年晉定二十六年齊悼三衛出
十四年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
十六年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肯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

王二月葬杞僖公

雍於勇又於用反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雅丘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故圖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于雅丘使有
哭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
能者易死何詐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其言取之何易
也其易死何詐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其言取之何易
鄭病矣杜何詐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其言取之何易
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將屬陳留襄
陵許氏曰春秋之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將屬陳留襄
於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廬陵李氏曰胡
氏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曰
載使有能者無死而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曰
自定十有五年取師者二謝氏以二謂人歸其禍之大者皇瑗也
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
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
鄭莊取三國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注氏曰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

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記焉耳
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存數而不已
今年伐陳明於楚終春秋之結復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
之暴橫不道於楚其罪蓋不勝誅矣廬陵李氏曰六年
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
惟強是從而昭王旅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
於楚所以救予吳也此與
秋所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憐矣而
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
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然
附錄左傳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
沈陽可以與兵以諸史趙史墨子商伐齊則不可敵
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利也水勝火名位敵則不可
干也炎帝為火師盈水名也子水利也水勝火名位敵則不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

冬十月

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
泰三之需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晉帝乙之
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
而有吉也乃止我安

附錄左傳冬吳子使
來微師伐齊

丙辰十五年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卒衛
閏七月杞閏二月宋景三十二鄭釐十六陳
陳悼七楚惠四吳未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陳氏曰吳人
討邾奉大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
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

自致之文書之高氏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耻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會夷伐夏其惡可知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佩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現音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忽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天地見正命焉○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高氏曰齊魯接壤而公會夷狄之進退制在吳故也遂班師可也所以公編書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葬齊悼公

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仕會其葬不足以禮過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氏曰孟彊崩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世子歸之自也廬陵李氏曰彊崩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崩贖故十五年春崩贖入國彊復奔齊夷公作寅以尼反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徹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善救止此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反爲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難氏曰救者救其患也
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
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
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
來會于戚則進而書入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
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
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
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注氏曰宣十一年楚懸陳尋復
封之昭八年楚滅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橫去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之職
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
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與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陳氏
魯救晉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中國無霸諸侯
自相救也中國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持
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張
氏曰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與師書之者宣昭
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僭近于中國也故春秋於
楚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吳純
於夷狄者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茲足以觀
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
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
其說

丁巳 十六年三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年齊簡公 出九蔡成

為壯自友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
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
其君來齊人為反于為是取謹及聞請師于吳曲在
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聞又辭吳師直在
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
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重訓之義
大矣說命曰君子之德不貴其勝人而貴自勝也
有之矣命曰君子而弗受也躬躬為不善而外物橫逆者
家氏曰伐我矣君子受而弗對也致冠垂後王臨難省
躬之戒所以我云若我公也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
鄙哀公之經再書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孫氏謂春秋
詳內而卑外故外之侵伐我止書於諸侯而魯書四鄙非
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止書於諸侯而魯書四鄙非

都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子帥師皆城而戰
則以齊師逼於魯之國都矣杜預曰直曰伐我廬陵
李氏曰世季桓子卒遺言謂康與子必召吳矣廬陵
臣乃召孔子而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
樂序易弟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
蓋三千焉
韓公作表類波多反

夏陳閔轅頰出奔鄭

左傳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
大焉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頰進稻醴梁煥服
曰懼先何其給也對曰春秋書轅頰之奔所以為
臣附上行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曰聚
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眾怒而逐之是
衆為政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薛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六年則出而伐陳矣叔孫則取之而後會之也魯歸入邾邾以伐之故我而不齊取之也齊固與魯始會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而不齊取之也齊固與魯中夏多魯之有力也春秋公會而不言齊戰難言再責魯深矣當闕廬氏曰春秋會而不言齊戰難言也立魯十有三年皆以春秋會而不言齊戰難言之也魯則魯罪皆矣永嘉呂氏曰晉既不足於周公諸侯而開門延盜以會之被髮又身之使之足其志於中意至是絕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

善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止此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柰將上軍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將死我必得志宗陽子與問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陳子行命其徒二子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入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孫也吾聞鼓而巳不聞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死於孫也吾聞鼓而巳不聞琴卒助之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孫高子國子敗而陳書東事曰而無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獻于公將明陳書東事曰而無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獻于公將明陳書使下國杜氏曰艾陵齊地茅堂胡氏曰不識不襲何以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聖地以傷之也劉氏曰固求藥疾

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
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高氏曰
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深志乎此戰者及吳師
戰不書公戰者沒也公及吳戰則公與艾陵不可言
公戰于艾陵齊不可也書及吳戰則公與艾陵不可言
史固歸宋華元齊之同然華元廬陵李氏曰此戰以獲故國
者吳之嚴守來伐齊之人皆知其不可與交鋒則必敗矣苟能全
民兵而嚴守之滿屈人之義而勿與交鋒則必敗矣苟能全
解甲而快志於一乃以義而勿與交鋒則必敗矣苟能全
之陵者深罪之也

附錄左傳吳將伐齊越人皆喜其眾以朝焉王及列
也夫諫曰越在齊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
我猶夫柔服求濟其欲也越不為早從事焉得志於
齊猶夫柔服求濟其欲也越不為早從事焉得志於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使
其有商所越不與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邑是商所越不與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役王聞
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死曰樹吾墓擯擯可材也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嬖
子朝出之嬖文子使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嬖
初妻之嬖文子使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嬖
以獻取是二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宮外州人奪之欲
納美珠馬與之故出宋公求珠使不與由是得罪及
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

殯于鄭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愬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將位故夏成訪於大夫仲尼仲尼命駕而行曰鳥則掌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能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而書之然春秋則豈未奔者九六七十蓋君之股肱故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相其出終乃多也時政在大夫而書之然春秋則相相其出終乃多也時政在大夫而書之然春秋則

附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若之何子丘度於禮也仲尼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如是以則以丘度於禮也仲尼對而私於冉有曰君雖以典賦將欲苟而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行又何訪焉弗聽而

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
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左傳春王正月用田賦公羊傳何以書幾何幾爾幾始用田賦也穀梁傳古者公田計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由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朱子曰宣公稅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國語註制其肥饒之地以為差等籍田稅也

卷之二十一

者五十畝砥平也里墾也謂商賈所居之今用田
 賦軍旅之征何氏曰田賦者若漢家徵取其
 以田為率矣單賦十井不用田賦井賦者若漢家徵取其
 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井賦者若漢家徵取其
 也孫氏曰言用田賦井賦者若漢家徵取其
 制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六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出
 哀公以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出
 為賦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
 而足兵前漢書刑法志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
 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周禮載師
 桑麻者罰之使出夫百里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士
 者罰之使出夫百里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士
 徒車輦給繇役汪氏曰漆林之稅十分中稅二分
 半以其地產漆故重其稅若今之稅茶稅竹木也
 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

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
 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
 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
 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宋鑑慶曆中議弛茶鹽之
 曰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
 咸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知春秋
 譏田賦之意矣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
 成公作丘甲賦民之陳氏曰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
 而民財力竭矣陳氏曰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
 賦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李魯
 亦行之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李魯
 曰孔子惡衛君求聚飲附益之賦蓋在此時廬陵李氏
 呂氏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田賦
 之田賦之者家一以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夫而
 四井為甸甸出車一人以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夫而
 出七十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此古而

信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達以爲周制十六井
賦戎馬一匹牛三頭是使一井之田然曰井
預是於常賦十六倍因於理亦未宜然注氏曰
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然立甲之法
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然立甲之法
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數而多寡則不可
子以充軍賦之用其計而觀之衰公年饑用
安可計田而足矣賦蓋以而數之衰公年饑
二吾猶不田而足矣賦蓋以而數之衰公年饑
之用可知矣廬陵李氏曰田賦也之言則爲
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一田賦也之言則爲
范氏注穀梁同賦是然杜氏於井出馬條內
魯使注穀梁同賦是然杜氏於井出馬條內
二頭矣安得復家財爲出無馬六井出馬條
後自相安得復家財爲出無馬六井出馬條
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何蓋以別
賦也夫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何蓋以
制上籍田以力而語而語其遠適對里以人而
制上籍田以力而語而語其遠適對里以人而

夏五月甲辰孟季卒

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寡孤疾有
六也先王以爲足若二百里之粟欲其法也則
是籍矣大王以爲足若二百里之粟欲其法也則
之籍矣大王以爲足若二百里之粟欲其法也則
里古重本抑賈所當出之賦亦曰古農於商賈
非出重本抑賈所當出之賦亦曰古農於商賈
里古重本抑賈所當出之賦亦曰古農於商賈
牛車乘若漢家二家說爲長蓋補區之古者以
則此賦止里所出之賦而泉賦以補區之古者
觀司馬法所載多臨事而始授其止出故以車
馬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始授其止出故以車
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始授其止出故以車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季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孟季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
平適季氏季氏不統故經而拜公羊傳孟子君
公之夫何也其昭公夫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
傳孟子者何也其昭公夫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

也同姓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同姓也蔡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故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妻不知其姓則上之厚男女之別也何氏曰為同宗共祖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音殺反色界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注氏曰戚親昏姻可以通乎綴作繫音計之以姓而弗別合綴綴記作之以食音嗣而弗殊作繫音計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禮記大傳疏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小宗也合娶族人使昭穆異列同特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

姓之合也女來為已性之妻主為母婦之名治昏姻結會亂四世而無正服高祖服總麻五世共承高祖之相淫亂四世而無正服高祖服總麻五世共承高祖之父祖各為氏族四從兄弟親盡于下別自為宗高祖之可以通乎周法雖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六世共承高祖姻以本姓若姬姜氏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六世共承高祖之飲食之禮而不殊異姓相去百世不改連合族不得通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苟氏曰魯之君豈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前禽獸而命於天子以弱其配禮記雜記夫夷狄不辭也而命於天子以弱其配禮記雜記夫夷狄自昭公始也劉氏曰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稱夫人其義一也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反息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一

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平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
曰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謂之曰孔子不可
娶同姓之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昭公儲其勢不
故為之當其色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
已而然非貪其色也曰孟姬而書孟子卒雖曰為
原情自有處置况不自知其非矣
曰偽君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于偽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反春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名彰也何氏曰不
非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名彰也何氏曰不
不書葬者深諱之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
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
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三義且

馬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而季孫不
氏曰或謂舊史固書夫孟子時經之必不
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
國史必不書夫其人某氏當時經之必不
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春秋於孟子以
則同姓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春秋於孟子以
秉禮之魯歟
案簿反又音託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吳子所大宰詒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
所以固信也故心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言以結之明
神以要之寡君以吾子曰必尋盟若可改也言以結之明
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改也言以結之明
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遂縣東南張氏曰
吳地遂道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遂縣東南張氏曰
會橐皋吳皆以號舉夷之也廬稱子以會相會也
差稱號以其罪也相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

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
言不可却故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

○秋公會衛侯宋里瑗于郕

左傳吳微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
木曰吳羽方無道無必棄疾於人吳君不如此也
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與無道猶足
盟而况辭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里瑗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以主歸謂子貢
辭也今吳請束錦以行於衛而藩其君舍禮以難之
大宰乃請束錦以行於衛而藩其君舍禮以難之
衛君必謀於其眾寡或欲將之是以緩其來君頭事
之來必謀於其眾寡或欲將之是以緩其來君頭事
者子之黨也夫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是欲墮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是欲墮
君誰敢不懼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是欲墮
宰誰敢不懼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是欲墮

不免其死於夷乎執馬而說其言從之固矣杜氏
曰節發陽也廣陵海陵人殺吳南有發絲亭盟不書畏
而竊盟王曰初衛人殺吳舍行且陳墮黨崇讎之
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岳戈錫
子產與宋鄭人為城邑錫九月宋向巢帥師伐鄭取廬
鄭之孫遂圍之城邑錫九月宋向巢帥師伐鄭取廬
公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書宋丙申圍宋師廬
再宋兵亦可自皇瑗取鄭師之書宋丙申圍宋師廬
平元之族不祥其已也全師復後亦蹈前日鄭人之覆
輟佳兵不祥其已也全師復後亦蹈前日鄭人之覆
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何火伏而後蟄者
華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火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不特也杜氏曰周十月今九月是歲應置閏
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呂氏曰左氏以九月為失閏
得有蝻蝻又嘉嘉氏曰恐不專為失閏家氏曰然明
九月蝻蝻也宣十五年冬錄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
非聖人之言也

未巳 敬王三十年 十有三年 出十一 蔡成九 鄭聲

五 秦悼悼十 楚惠七 吳夫差十 四

春鄭聲罕達帥師取宋景師于品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臚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
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謹部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矣孫氏曰報雍丘之師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孫氏曰報雍丘之師

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家氏曰春秋書取
宋師也今書鄭取不仁以妾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
宋師亦責鄭也 成公作成

夏許男成卒

汪氏曰元公也 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止此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
言晉侯不與夷狄之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
伯之辭也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中國則曷為先
辭至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諸侯莫敢
不之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諸侯莫敢
狄之國也斷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
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
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

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氏曰黃池則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水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趙氏曰經文伯之義分明也故左傳云晉為先軟而外傳春秋

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

四夷雖失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

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

泯實而傳疑何氏曰不與夷狄主中國文事實當

伯吳亦主會為伯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

會之實又以見現音夷狄之強而抑其橫去聲也定

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音扶夫差音扶暴橫勢傾

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反展兩蓋木伯之後以族

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

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

待單音婁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注見隱

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注見

舉要歷突厥值隋末喪亂中國人多歸之高祖初

起太原及竇建德劉武周李執雖稱尊號皆稱臣

事之唐書突厥傳太宗曰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

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范氏祖禹曰唐出夷狄以

害其原而起於太宗魯父臣虜豈有脅父臣虜以

為下乎而可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廢帝討石

敬瑭瑊瑭求援於契丹與耶律德光約為父子

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

晉而吳而曰而君續諸無大也憂董為進長室之室邑兩
 國會公周吳自憂用侯所夫歎將禍諸則弟不振甲之軍偃
 語吳孤室伯諭今命以逃失乃毒還侯不取力安徒貢敢接
 曰公敢無不之君掩禮在訊於董可命孤退征是遜莫請好
 先軟順王吳奎荆東周一日貢命其暴君之先觀吳而不可
 此晉從君若諸則海公人至曰獻莫君之先觀吳而不可
 二侯命無早是以於周室于夫命圭君有國以禮休不
 國亞長弟天子敢辭室夫夫命圭君有國以禮休不
 史之襄陵吳王許諾乃退沈曰先
 籍之陵吳王許諾乃退沈曰先
 之陵吳王許諾乃退沈曰先
 具許氏曰顧自宋之盟

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
 逆者理也以入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
 到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
 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為深溝通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征闕
 淮絕吳路始率中軍泝江以成邊遽乃入其郛焚其
 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入其郛焚其
 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未成邊遽乃入其郛焚其
 晉執利王孫維曰二者謀曰未成邊遽乃入其郛焚其
 齊家徐夷將夾溝而廢我莫利會而先晉而歸越與
 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必會而先晉而歸越與
 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會而先晉而歸越與
 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以夜中乃徹行萬人以
 係馬舌出火寇陳士卒百人甲以三萬以行萬人以
 乃定陳正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以三萬以行萬人以
 皆諱晉師大駭不出周軍節壘乃令董抱親鼓之鷄鳴

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盟也申公不
 書不與故春秋皆先君猶以未盟也于申雖平公
 主會且先於春秋然晉先君猶以未盟也于申雖平公
 以正名而先於春秋然晉先君猶以未盟也于申雖平公
 命於壇坫之書實則春秋先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
 及以著春秋之實則春秋先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
 自見矣春秋之會戰紀戰外之存中而強之勢
 也此黃池之會戰紀戰外之存中而強之勢
 秋九國之書吳子蓋使私會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救中而長弟春進抑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晉侯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序單謂平公其尊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語又謂平公其尊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稱公夫以齊桓使董之盛未命責其僭王而公之尊
 衰弱而齊桓使董之盛未命責其僭王而公之尊
 趙氏曰穀梁云使吳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故不人傳曰穀梁云使吳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是則天下傳曰穀梁云使吳王進而書其強于黃池中國之義也
 魯地會之若更有諸侯不至不當不列序廬陵李氏曰

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
 吳爭國語其言也晉人恥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
 黃池之會者二十戰公會晉侯及吳子諸侯可與
 侯不見者二十戰公會晉侯及吳子諸侯可與
 池之主會也子主焉不此言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狄其會也子主焉不此言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會其會也子主焉不此言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先公會也子主焉不此言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高氏曰首止先侯言其地也凡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先公會也子主焉不此言公諸會及子諸侯可與
 姓狂而後及所亂中外吳子會也所以尊王伯世子
 吳為黃池之聖人自春秋十年盟夫天無二日民無
 於何地耶無聖人自春秋十年盟夫天無二日民無
 變而為吳楚始於昭公四年所終也項氏曰春秋
 成於黃池則此世道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與
 皆不與則艾夫差主會魯也伯禮之會與齊魯
 吳敗齊于艾夫差主會魯也伯禮之會與齊魯
 為是爵而艾夫差主會魯也伯禮之會與齊魯
 盟不書也春秋至是盟雖欲終不終得乎陳氏曰黃池
 盟不書也春秋至是盟雖欲終不終得乎陳氏曰黃池

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
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為詳但
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
真能奉王命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陸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之子地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人告敗于
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請待之彌庸
不獲謳王越五千王子地助之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
太子友聞也自
到七人於幕下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音現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見孟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呼報還音旋道德經偃武篇夫佳兵不得已而用之天儉武篇以道佐人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為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扶又與晉人爭長展兩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

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
 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
 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孫氏曰吳子
 無備而入之也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
 而越卒入吳所謂諸侯於外有近憂矣吳子亡不共
 戴天之耻而求諸侯乎外
 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也盟
 附錄左傳秋七月辛丑盟於黃池
 馬寅曰日長幼大人心事未成於二臣之罪也伯
 二臣無墨今吳幼大人心事未成於二臣之罪也伯
 食者無墨今吳幼大人心事未成於二臣之罪也伯
 輕者無墨今吳幼大人心事未成於二臣之罪也伯
 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先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
 見於王伯諸侯則侯帥之職以見於伯帥自侯牧以
 下朝聘王伯諸侯則侯帥之職以見於伯帥自侯牧以
 無不朝聘王伯諸侯則侯帥之職以見於伯帥自侯牧以
 晉君則及焉為伯也故侯帥之職以見於伯帥自侯牧以
 百乘若為子男則將矣也故侯帥之職以見於伯帥自侯牧以

秋公室自會

高氏曰夷狄主會
 故書至以危之
 魏下公無曼字

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及王季辛而畢何魯將以十人從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先王不祝宗而何魯將以十人從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若七人何祝宗而何魯將以十人從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者名不何祝宗而何魯將以十人從景伯之何利之有焉
 為山氏如歸之乃歸余伯言於王謂魯無不共而執其
 與以呼曰父視之對曰梁無所繫之旨酒一盛於公而
 其婦人曰大宰也乃歸勝則無所繫之旨酒一盛於公而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勝則無所繫之旨酒一盛於公而

○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出

葬許元公

九月螽

為農災又非冬十二月之七月也其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可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杜氏曰平日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記之次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何氏曰周十故一且見與日月爭明者諸侯代天子明堂布政之象注此星孛東方乃東方諸侯亂吳爭強而越滅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侯友公作區苦侯友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共為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此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附錄左傳吳及越平

庚敬王三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

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楚惠八吳未差十五

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
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
天下無復扶又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
道終乎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
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年災異妖怪無日
筆事天以求治至獲麟而絕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
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音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
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
亦無所處而不當去声汪氏曰春秋之經自君臣

兵交之變人之道之始終物異之大小遠而日星
而禽蟲與夫宮室之興革城池之築浚器用之
得土而致其無所不紀卒是經者辨其理則可
以格物而致其知達其用則可以修身而復其性
推而廣之則可以齊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
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魯
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
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
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張氏曰
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
者也夫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
子出天錫也聖人必知數之不以偶固異於堯舜之
而霸之道也方窮亦非文不祥麟趾之於堯舜之
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
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

惡斯世臣世衰麟世而秋成世則之以秋蓋應直異致沂
 惡世矣賊孔之東立作豈致儒春一謂感亦焉以也太惑
 尊於為子子甚主教經得麟推秋句春麟祖而為文平而
 主至人懼懼而生儀以不耳尊筆則秋而於以孔成托起
 而治君聖作天西範垂作子孔絕非文作何天子致啓因
 庇為而人春變主百法蓋程子於經成作休道自麟太以
 民人法之秋之殺王於麟子作哀成致起之終衛之平為
 其臣乎道哀極而也萬為曰經十而麟獲遺之反說而終
 義而春雖王也戾前世王春之三麟竊麟意比魯本瑞而
 得學秋不道是氣年若者秋效年至疑而也於即於應何
 行乎則行之故見星聖之感至十矣聖文汪關脩范至氏
 則春可於不亂於寺人祥麟於二荀人止氏睢春氏胡獨
 天秋以當行臣東東不獲而如月曰作於曰之秋而就以
 理則命時也賊仁方得於作是蠡經經所說應經胡以為
 流可德而春子獸今用鉏然之殊成絕起左而成氏麟春
 行以而大秋接獲年於高麟盛無而筆學氏能道因終秋
 人善討行成迹於西時聖不故意後於公者事備之焉之
 欲善罪於而於西狩而人出曰義麟獲穀以畢嘉其此成
 墮而躋後亂當世獲垂惑春文恃至麟者春矣瑞意其文

張曰其國據之不被書作有明至定於麟終也致氣成氏
 氏感有據鳩義言人成以用一獲書斯鳳也然中從而曰
 諸麟為有鴿是狩殺感麟世王而繫世龜夫以和固麟杜
 寡而不蠶來以人了麟而意之傷易今龍子當而當至元
 多作使之巢爾之是亦終矣法焉正也帝嘗時天有二凱
 同春恒類言也名不不也故春夫禮轍王曰之地自義以
 絕秋有耳之穀故祥敢朱春秋子將環之鳳事可然皆為
 筆之有夫又梁有○指子秋天知載天瑞鳥而位之通春
 獲說年謂云又薪趙定曰之子道其下夫不觀萬應宇秋
 麟杜豈之不云朱氏是春修事之道迄子至春物而宙感
 之氏使獲言不引曰感秋獨也終以無抱河秋可况間麟
 說何不麟有言取公麟獲後春不垂所帝不蓋育聖惟而
 諸氏恒則不來之羊作麟於秋行之遇王出感此心理作
 家程有不使不說穀大其五成然後自之圖麟作之與胡
 皆子也得麟外不梁槩不經而後世衛道吾而彼妙氣文
 不謝廬言不麟知二出敢蓋聖脩而反將已作應貫而定
 適氏陵來行於舉傳非指感人春麟魯以矣以固乎已謂
 以呂李以於中獸以其定麟不秋應剛大夫麟其三理春
 為氏氏言中國獲經時是而復以適詩極蓋而理極行秋

功過以孟子論孔子治豈不信哉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七 終

